

在大运河被赋予新使命之际,《运河人家》开启走读大运河之旅。5月14日,组织我市部分作家走读了青县下马厂村,以文学解读运河历史与运河文化。

《运河人家》作家采风团·走读大运河走进下马厂村

读城

下马厂的三道弯

史丽娜

大运河在青县下马厂村拐了三道弯,每道弯都拐得意味深长,像有话要说。

第一道弯,曹操最有发言权。曹操是个有远见的人,公元206年,他一声令下,便挖出一条后人受用无穷的平虏渠。他把中国2000多年前的战争史编辑成一条水路航线,船行其上,留下许多起伏跌宕的故事。平虏渠,似乎是心无旁骛地承担着征服乌桓和铲除袁绍余部的交通重任,却一不留神,被标榜成开挖永济渠的大功臣。这一功劳应该在曹操的预料之外。400多年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时,替他验证了这一事实。隋炀帝自然对曹操感激有加,他只需在平虏渠的基础上往下挖几撇,又往左右各挖几撇,便把平虏渠改头换面为永济渠。

历史在这个地方从“平虏”到实际意义的“永济”,折腾了成百上千年,让“永济”这个名字至今充满希冀。甚至把“折腾”变成了历史的一项职业。在这项职业中,每个时代的肖像都刻在了不会偷懒的时间和两岸的花叶果壳上。它们没想到这个叫作遗产的东西密度越来越小,质地越来越

越坚硬,个性越来越鲜明。当适合这些遗产的外因和内因沉睡一觉醒来,互相使个眼色,它便应时而生出一个全新的自己。下马厂就是这样一个村。

第二道弯,让“马厂炮台”陷入回忆。

下马厂村不拒绝故事,但它的高产也是始料不及的。它本就是被大清朝作为“富国强兵”的牺牲品准备奉献给炮火的。幸运的是,它遇上了被称为“盛字军”的周盛传部驻军于此。一个“盛”字,足见民对官的信任。好官、好兵,百姓自会铭记。也有让人心冷齿寒的。直奉混战、国奉会战,历史的镜头中血肉横飞、尸骸枕藉。“万家无难孀之遗,四处尽焦伤之骨”,这场面恐怕让幸免于难的马厂中心炮台至今仍心有余悸。

战争允许一些人在历史中走来走去,并不是他们享有文字赋予的特权,而是他们让历史扭曲的表情难以还原。从“马厂兵营”到“小站练兵”,城头的大王旗由红到绿、由黄而黑。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以大总统身份,段祺瑞、王士珍等五位以国务总理身份,在拥挤的中国

近代史上进行着跳跃式的角逐。可见,战争为英雄和强者早就准备好了甄别的标准,至于后人的指指点点,它已顾不上在意。

由此,对于下马厂人来说,怀旧的成本实在太高了。好在,兵营的存在、军用码头的出现,让当地人于幽暗中窥见了生活的一丝萤光。马厂兵营就像一只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很多景象便会出现。做买卖的、打零工的;饭馆、书馆、浴池、理发馆挂牌营业;摆摊设点的、推车贩卖的、栽藕养鱼的、跑街报信的,不曾有过的许多行当在那个时代、那个地方开始了新生,并伴着隆隆的炮声战战兢兢地喧嚣了很久。但周盛传死了,他的部队在丹东血战中全军覆没。一切都像被抽干了空气,连同这个村子一起凝固了。

历史也喜欢戏剧性的平稳过渡。村口的那棵杨树已70多岁,高大、茂盛。据说,它的爷爷活了300多岁,在把自己活成历史后,便连同那些抹不掉的记忆一起带走了。有一天,从老杨树死去的地方钻出一棵嫩芽来,这棵芽像得了指令一样快速生长,并长成老杨树的模样。下马厂的

老人们说,是老杨树不放心这个村子,让孙子到运河边来护卫他们。

58岁的陈金良站在那棵杨树树下,在故事后的沉默中,他用一句话打破了僵局。他是下马厂村第七代村党支部书记,当村委会主任21年、村党支部书记11年。一个用青春和下马厂进行资源整合的有心人,大运河、战争、老一辈的阅历、党的新农村政策,这些让他思路豁达、逻辑清晰的资本,哪一个能忍心不助他一臂之力?

在第三道弯,陈金良说:下马厂村,马儿仍在奔跑。

因村北临养马场而得名的村子,一个马字,注定了与马世世代代的缘分。

一马当先,似乎是陈金良义不容辞的事。下马厂村做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最早的唯一试点。这个“最早”和“唯一”,程序琐碎、复杂、耗时耗力。由此,陈金良也发现下马厂村有无数条被深草掩埋的小路,从这些小路出发,可以看到更远、更广的世界。

一切开始步入正轨。要想富先修路,这似乎是中国农村强筋壮骨必经之路,陈金良也这么做了。西环路、康宁路、丰泽路,振兴街、吉祥街、长乐街,一个村子,东西南北都风和水平了出路,更何况人呢?

30多家企业先后在这里诞生,资产上亿的就有3家。这30多家企业的连锁效应,让下马厂村2100人活得

幸福且尊严。土地流转后,钱生钱的思路在采摘园、垂钓园实验成功。“五一”小长假期间,20元一张票的沙池乐园一天就卖出去1000多张票。这些属于中国乡村的特色,陈金良硬是招来了北京、天津的游客。让城市为乡村代言,让文化为乡村说话。大运河在下马厂村的弯度更加虔诚,像人的深深一躬。

我曾假设一个现场,如果把大运河直立起来,那些弯曲会不会就形成了人类大脑的沟回?弯弯曲曲的组织,布满了智慧的泉眼,一个巨大的悬念就此产生:会再造出一个怎样奔腾的生活景象?

在下马厂村的华宇马业,见到满屋子的奖杯和奖杯的获得者时,一切释然。一匹叫“男子汉”的马的简介是这样的:两项国际一级赛冠军得主。出生地:澳大利亚。职业生涯战绩:36战5冠9亚4季。华宇马业,这个以马匹进口、繁育、饲养和训练竞赛为一体的多元化企业,它的马儿们冲破国界,在国际国内的赛场上冲锋陷阵,而那些奖杯,在华宇马业的屋子里款款落座,穿越历史,光芒四射。

有人说,城市是陌生人在此相遇的聚居地。那么乡村呢?像下马厂这样的乡村,应是灵魂高蹈者的修行地。这里的运河始终朝着家的方向弯曲,那是回家的指向标,风习惯了顺着这个方向走进村庄,它能看到每一朵花的眼睛里流露出的欢喜。

传奇

下马上马

肖靖

大运河抱着下马厂村,一棵两人接不过来的百年杨树站在村头的运河堤上,德老汉背驮着双手站在大杨树下。

德老汉的老屋紧偎大运河堤,他和老屋枕着大运河,听了70多年运河水声。德老汉是个孤老汉,年轻的时候沿着运河拉纤,运河断航后就土里刨食。本以为上了年纪干不动活了,日子会更难熬,结果村上土地流转了,每年等着分钱。再加上低保、医保,德老汉觉得日子明亮了起来。

昨天,村党支部书记金良来到老汉的屋里。对老汉说,政府要打造运河景观带,堤上堤下的杂物不能留了。

德老汉问,你说嘛?金良说,景观带。我带头,德叔,行不?

德老汉说,金良,你带头,不行也行,说吧,要我干吗?

得把您屋后的茅房拆喽。给您换个坐便器,拉完,水一冲,没臭味。

德老汉每天沿着运河堤溜达,不仅仅是锻炼身体,德老汉担心堤上那些柴草垛,要是有点火星,那就会出大事。德老汉就溜达成了运河堤上的义务防火员。

今天堤上有点热闹。邢家二小子正在搬玉米棒子,老爹、孩子齐动手,搬得满头大汗。顾家大媳妇正在收堤坡上的大葱,招呼着德老汉拿两捆。孙家老汉站在破得只剩下房框子的老房旁边,不停地打量。

好久没这么热闹过了,德老汉知道,各家各户都收到了通知,搬走自家堤坡上的东西。搬不动的村委会统一清理。

前面一阵吵闹声,顺子媳妇尖利的喊叫声沿着运河沿传了过来,德老汉快走几步,听清了。

凭啥让我刨树,我种了好几年了,果子结得正旺呢。谁刨我的树,谁就得赔我钱。

顺子的声音又传了过来。你叫嚷嘛呢,跑到堤上来显能耐呀。你没听说吗,堤是国家的,堤上种树的事归水务局统一规划,咱的树种在这已经沾了好多年的便宜了。不懂的时候也算了,现在懂了,还好意思说赔你钱?!你掉钱眼里啦,我看得罚你钱。顺子慢条斯理冲着自家媳妇摆道理。

顺子媳妇脸上露出一丝惊恐,声调马上降了下来,这真要罚钱?

顺子拽着媳妇的胳膊,麻溜回家去,别在大堤上丢人。

德老汉眯着眼睛看着眼前的一场硝烟消散,心里感叹着,现在的下马厂人,了不得。

大运河抱着下马厂村,一棵两人接不过来的百年杨树站在村头运河堤的霓虹灯影里,德老汉坐在新建成的运河码头的凉亭下。

广场舞的音乐盖住了运河水的流淌声。顺子媳妇带着一群村民在小广场上跳得正欢,霓虹灯烁,裙裾飞扬。半年过去了,运河堤脱胎换骨变了个样。

一辆过路的汽车停下来,一个小伙子从车里探出头来。

大爷,这是县城吗?德老汉笑着说,这离县城还有好一段路呢。

这地方可真漂亮,像城里一样,我还以为我的导航出错了呢。这是什么地方呀?

这是下马厂村。

下马厂,好名字呀,我干脆“下马”,在这录一段。

小伙子下了车,支上支架,拿出音响,边唱边录。

音乐喷泉,荷花池,格桑花海,垂钓园,霓虹灯带,还有凉亭里的德老汉,都钻进了小伙子的镜头里。下马厂村的美景,像长了翅膀的骏马,在网上飞奔,吸引了远远近近的游人。

德老汉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成了网红,德老汉抚摸着大杨树斑驳的树皮喃喃着,老伙计,我是越来越时髦啦!大杨树哗啦啦地抖动着叶子,应和着德老汉。

金良不知何时站在了老汉的身后:德叔,咱下马厂又上马了。

汉诗

运河谣

——下马厂咏叹调

骆 驼

回溯篇

如果能一醉千年,我必须找到曹孟德而后,沿平虏渠泛舟,再煮上一坛青梅酒

有些话题是坚定的。通了减河运河的怀抱里,才能拥住这万顷肥沃

正好是回溯的时候。好吧那就再叙述一遍炮台的前世今生

其实,纤夫的背影总是浸透泪水流了千年的泪,到了下马厂,就化作战马的嘶鸣

忘不了运河曾经被豺狼肆虐的苦难,忘不了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用热血和生命发出的呐喊

幸福篇

还看今朝。下马厂发出的红旗让饱受屈辱的运河水,焕发了嘹亮的激荡

奔青县,打沧州,那些永远忘不了的枪声

让运河中的船工号子平添了解放,胜利,毛主席,共产党

如果垂钓园的静谧,是一首舒缓的乐曲那么沙乐园里撒欢的孩子,就如

一匹匹快乐的马驹,奔腾着初夏的朝阳

来吧,从北京来,从天津来,从乡村来,从城市来……

这里有生机勃勃的秀美田野,这里有千年运河的一船明月在新时代的下马厂,温暖地荡漾

要不,还是重新数数下马厂今天的风流吧

在新码头上烹一壶香茗用京韵京白唱出幸福欢畅再看看运河岸的新蒲柳人家,看看格桑花海

在新时代的下马厂,用怎样的魅力盛开着来自雪域高原的妖娆

看一看那些驰骋世界的骏马,看一看

千亩苜蓿的茂盛。看一看广场上舞蹈着的幸福,看一看

新民居洋溢的笑脸

看一看大运河合围区万株生态经济林的葱郁

看一看一户户庭院的美丽,看一看

工业园的科学规划

看一看百年军营的今天:军旗烈烈,军威振天

再看一看在此绕了三道弯的大运河吧

看一看那些定格的幸福:富裕路,杨百岁,蟠桃香

看一看去碱留淤成沃土的下马厂,看一看

真心为百姓办事的人,看一看他们的真诚朴实

看一看他们用初心镌刻的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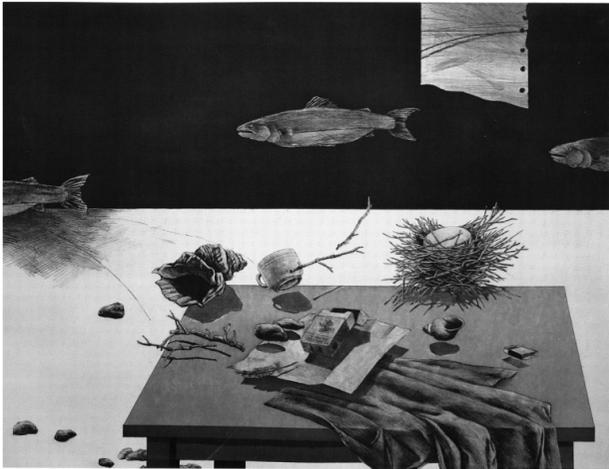
踏风而来 (外一首)

姚凤霞

初春的风,轻盈像骏马从身边飞过马蹄踏过带露的草尖心上轻轻飘来几瓣落英

汽车也像一匹得意的红马沿运河大堤,转弯,再转过我的思绪在车内也在车外像马鬃飘扬一样轻盈

下马厂,一回回神往的地方一定有一匹白马在等我也许,我就是一匹出走多年的马认祖归宗



叙述(铜版画) 杨越作



牧歌(铜版画) 董倩作

典故

故事里的事

吴学会

马厂,原是大运河边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落,却因为段祺瑞“马厂誓师”的历史事件蜚声中外。这是个很有内涵、很有故事的小村庄,它承载过历史的厚重与沧桑,也将继续承载未来的希望与辉煌。

年复一年,水流花谢,泱泱运河古道如同一本打开的史书,沿着千百年来历史文脉,向我们讲述着大运河及运河儿女所书写的故事。伫立运河岸边,遥想当年,大运河“百舸争流,千帆竞渡”的繁荣景象虽已被历史的大潮湮灭,连岸边的遗迹都荡然无存,但是它却为中国历史上千余年的政治、经济、军事作出了巨大贡献。码头凉亭下坐着几位在此休闲的老人,和我们讲起大运河的过往,仍满脸兴奋、思维敏捷,语言也风趣幽默。讲乾隆东巡,讲

几十年前水势浩大的运河,每逢汛期都需开启九宣闸利用马厂减河排水,以减轻河坝压力。

大运河里的船多为货船,老人们的孩童时代船已经不多,夏天每当有船停靠码头,村里一群赤条条下河游泳的半大孩子们,就会围拢过来扒着船沿,看新鲜,瞧热闹,露个黑黝黝的脑袋像围了一群蝌蚪。后来货船也不见了,只剩下了生产队接送村民上下工的摆渡船。“我就是当年最后一个使船的,1968年就没了”,一位老人颇有些壮士暮年的怀恋语气,眼眸中似看到历史的烟尘滚过。是啊,当年的情景已无法再现,无论是运河的航运价值还是历史价值,都让我们铭记、仰望。

历史就像滚滚的洪流裹挟着泥沙不断向前,只要我们心中运河之魂还

在,总会终结一段历史开启新的盛世。

马厂炮台,占地面积约3.5万平方米,呈正圆形,共3层,通高11米,底层直径120米。它是大运河沿岸现存较为完整的唯一一座军事设施。炮台始建于1871年,因为《辛丑条约》规定天津周围20公里内驻军不得超过300人,因此马厂的重要军事地位凸显出来,李鸿章向朝廷提议在此地设立兵营获准,于是调准军部将周盛传屯驻马厂,兴建兵营,修筑炮台,此地遂成战时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

历史从一个阶段演变到另一个阶段,炮台沉寂调敝了,再也不复昔日的辉煌,原有的14座炮台只剩下一座中心炮台。但是古炮台书写了一段历史,见证了马厂150年的风云变幻。从清政府“拱卫京津”的驻军,到段祺瑞“马厂誓师”的“讨逆军”,再到如今保家卫国的人民军队,都让马厂人获益良多。运河码头、马厂减河、买卖街,给马厂带来经济上的繁荣,也让马厂人经多见广,积淀下精神富足的文明基础。

青纱帐里,显示出一股巨大的力量。那强劲的铁蹄,仿佛还踏响着“嗒嗒嗒”的蹄声。

古炮台的四周,万千匹骏马排列方阵,马背上的将士身披刀枪,一种庄严的气氛笼罩上空。“马厂誓师”的大幕即将拉开。只待一声号令,万马奔腾,冲向复辟的阴云。那马群中,我料定有“男子汉”的祖先,它们迅跑的英姿,诠释着激情和豪放。

站在运河大堤上,站在历经400多年依旧繁茂的大杨树树下,俯瞰整个下马厂村。整洁的街巷,整齐的民居,文化内涵丰厚的八大景观,无一不彰显着下马厂人的幸福指数和奋斗历程。

下马厂的马,早已不是一匹马、几十匹马、几百匹马的代言,而是一种性格、一个象征。

在场

下马厂的马

李建新

在下马厂村,我见到了一匹小时候在说书先生那里听过的马,那是一匹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汗血宝马”。

它叫“男子汉”,是一匹国际1000米速度赛中的冠军,是一个“常胜将军”,据说它的“身价”已达千万元。它赢回来的金牌和奖杯,摆满了一排排的橱窗,让整个大厅都金光闪闪。

这是一匹枣红马,11岁,壮年;头长颈高,皮薄毛细,全身发出一种让人眼前一亮的油光;它的个头很高,马背就超过了我们的头;屁股滚

圆,四肢修长;脸的中间部分有一道齐整整的白毛,不夹杂一根杂毛,更增加了它的美气。

它的眼神像一潭深泉,透彻而又深不可测。不知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它是通人性的,只是不愿说出而已,当我与它四目对视的时候,就像是几世未见的老友。

透过它的眼睛,我的思绪沿着大运河畔惨淡的斜阳追溯到了那些远去的岁月。那是战火纷飞的战场,一群气势雄壮、四蹄生风的骏马,奔腾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在大运河两岸的